春秋比事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五

宋 沈棐 撰

晉

世家

按史記世家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唐叔子奕為晉侯至穆公凡七世穆侯伐條生太子曰仇伐千畝有功生少子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三十五年卒子昭侯立昭侯封文侯弟成師

於曲沃曲沃邑大於冀冀晉都也成師封曲沃號桓叔
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攻之桓叔則還曲沃晉立昭
侯子孝侯桓叔卒子代為曲沃莊伯弑孝侯于冀晉復
立孝侯子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初立鄂侯六年卒子哀
侯立哀侯二年莊伯卒子代立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
武公伐晉虜哀侯弑之晉立哀侯弟緡二十八年齊小
白始霸武公伐晉滅之周釐王命武公為晉侯列為諸
侯盡并晉地而有之更號武公始都晉國武公伐晉二

年辛子獻公立十八年晉始見春秋實僖公二年也凡此蓋晉之始封自唐叔在春秋前世繫自入春秋始獻公終定公傳祚十二君合一百七十七年今考其行事見於經者次諸公論之

獻公 名詭諸莊十九年立僖九年卒

按史記莊十九年獻公立在位二十六年至僖二年始以滅下陽見經前此未有聞者蓋獻公之初晉祚始定齊方主霸未敢與中國抗衡故獨守一國未嘗有侵伐

之事亦不與霸者會盟是以終獻公之世不過加兵於虞虢而已然獻公之為君驕淫暴虐惑驪姬嬖二伍寵奚齊內則賊世子之親外則殘兄弟之國故見於經者無一善可錄而累遭筆削之誅焉按經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謂晉以璧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晉會虞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左氏謂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圍上陽冬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脩虞祀書晉人

執虞公者罪虞且言易也夫虞虢皆同姓之國而晉滅之其惡固可知矣然滅下陽先書虞師者虞貪晉之賄而假以道且請先伐之則虞為首兵故先言之左氏之說然矣至執虞公稱晉人則深罪晉侯者也蓋諸侯之義不得專執執得其罪者其惡小故或稱爵執非其罪者其惡大故特稱人今晉侯既專執又誘虞公以假道襲而執之其惡尤甚故稱晉人左氏所謂罪虞且言易者非也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稱殺者罪晉

侯也稱世子申生者明無罪也盖鄭克段于鄢譏鄭伯以兄逐弟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譏晉侯以父殺子也鄭伯不兄晉侯不父皆有罪也然克段不稱弟者以段之不弟也殺申生稱世子以申生之無惡也言世子之無惡所以重晉侯之罪也猶曰以父之親而殺其繼世之子也嗚呼獻公以驪姬之愛殺世子申生立奚齊及其死也里克丕鄭乃因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以作亂卒使奚齊卓子荀息見害於里克而里克丕鄭又

見殺於夷吾是以春秋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言君之子奚齊未立也又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稱君者卓已立也殺里克丕鄭皆稱晉者君殺之也稱大夫名者其罪當殺也嗟乎春秋之義莫大於同姓而獻公滅之莫重於世子而獻公殺之卒使骨肉卿佐相繼殂隕殘暴不仁未有若此其流緜遠亦幸哉

惠公

晉與秦仇好

晉獻公以女配秦穆公則秦晉婚舊之國也而惠公始立秦晉遂交戰于韓惠公見獲於秦何其棄姻好事兵戎如是之遽耶按左傳初秦納惠公惠公入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賂秦伯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輸晉粟晉閉秦糴故秦伯伐晉則韓之戰直在秦而曲在晉也及晉請於秦許晉平而歸惠公惠公卒懷公立重耳奔秦秦伯納之文公用霸則秦之德晉深矣文公圖霸中原秦伯率

先請諸侯佐佑其績是以城濮之戰溫之會翟泉之盟圍許伐鄭皆與晉戮力一心莫有攜貳是又穆公有大惠於晉也文公即世襄公踐祚秦伯聞晉之喪圍鄭之滑取怨於晉於是有殽之師蓋鄭晉之與國也當文公時秦晉連兵服鄭及文公沒秦先背晉以圍鄭不克而入滑是以晉率姜戎敗秦於殽為晉之說曰我文公主霸於秦尤親盟伐同之用固婚好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秦伯不哀吾喪伐吾同姓憑陵諸國與晉爭霸蔑視

我君敗我盟好則殽之戰秦實致之也為秦之說曰驪姬起難惠又出奔吾首納惠公定晉之嗣惠公背好交兵于韓吾念穆姬之親既獲而釋之暨公不祿復納重耳是用主霸中原大興晉國今襄公忘我大德脩我小怨遽興戰伐覆我師旅則殽之戰實晉之罪也秦晉兩君各挾私怨由是累世之好一旦棄絕而日尋干戈以相攻討終於悼平不復盟好之事矣故自殽師以來秦晉戰者三秦伐晉者七晉伐秦者五請按經傳而論之

文二年書晉侯襄公及秦伯穆公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謂秦孟明報殽之役也　七年晉人靈公及秦人
襄公戰于令狐按左氏初公子雍奔秦及襄公卒秦康
公欲立之乃納子雍于晉是時晉太子靈公也趙宣子
患穆嬴之泣乃立靈公而拒秦遂敗秦師于令狐夫彭
衙之戰雖秦報怨於晉然令狐之役據左氏以折衷之
則晉直而秦曲也　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
謂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秦懼晉而夜遁復侵晉入

瑕凡此秦晉之三戰也　文二年晉連宋陳鄭伐秦三年秦人伐晉左氏謂晉報彭衙之役秦濟河焚舟取晉地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此秦晉之交伐一也　文四年晉侯伐秦左氏謂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十年秦伐晉左氏謂是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書夏秦師伐晉取北徵以報少梁之役此秦晉之交伐二也　宣二年秦師伐晉左氏謂元年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崇秦與國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

穿侵崇秦弗與晉成故二年伐晉以報崇之役也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左氏謂六年赤狄伐晉八年晉及狄平遂會晉伐秦此秦晉之交伐三也　宣十五年秦人伐晉

秦穆公　左氏謂秦師次于輔氏晉魏顆敗之獲秦力人杜回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左氏謂諸侯貳晉故夫晉以秦兩見伐故成十三年晉同齊魯宋衛鄭曹邾滕大輿兵以伐之左氏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經不書而又名狄與楚欲通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

於晉蓋當時厲公主盟故能糾率諸侯同報秦怨此秦晉之交伐四也　襄十年晉師伐秦景公左氏謂九年秦景公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出師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經不書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十一年秦人伐晉左氏謂是年晉侯會諸侯伐鄭秦庶長鮑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櫟晉敗晉人以秦見伐故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諸大夫復大興兵以伐之左氏謂報櫟之役此秦晉

之交伐五也　自後訖春秋晉無戰伐之事蓋晉合諸侯大舉伐秦秦畏晉之强是以不敢犯晉則晉亦弭兵於秦至昭元年秦景公弟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遂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景公卒哀公立鍼遂歸秦夫秦欲誅鍼而鍼亡於晉使秦不畏晉則必伐晉矣然而自鍼出奔前後無秦晉交伐之文是以知秦之畏晉也　昭十六年楚平王立求女於秦秦哀公以女妻太子建平王取之遂與楚交好而晉公室卑六卿强故

秦晉久不相攻蓋當是時晉國既弱秦多附楚楚方患吳之强比歲侵伐爭主夏盟中國之所以交兵者唯吳楚而已故秦晉有侵陵之意懼吳楚之乘其隙亦所不敢也雖然經書秦晉戰伐之文三書晉侯爵至秦則未嘗書曰秦伯而文十年稱秦伐晉者説者謂晉中國也秦夷狄也以中國待晉故雖惡晉而猶書爵貶也至貶秦之惡則待以夷狄之禮故特書秦而不稱其爵然秦晉自殽之役結怨甲兵償報不已故彭衙之戰猶書晉

侯秦師至令狐之役則疾之為甚遂貶稱人然猶書及以為別異之文也至十二年河曲之戰則二國之讎既易世矣而秦康晉靈尚尋舊怨殘民以逞其惡尤甚故孔子於此不書及焉蓋惡其迭起償報互覆師徒一日之也嗚呼秦晉匹國且有姻舊之好宜其玉帛相加不替於終始也而自文公没兩國結怨交兵攻討曾無夙昔之歡是豈先王睦四隣之意乎春秋屢貶而深譏之非溢惡也

襄公 名驩僖三十三年立文六年卒

襄公在位七年伐國者四秦不與僖三十三年書晉人帥陳鄭伐許左云討其貳於楚也文元年書晉侯伐衛左云討其不朝於文公也二年書晉人合六國大夫伐沈沈潰左氏以其服於楚也是年楚人圍江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左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蓋楚聞晉起師而圍江解故晉還也夫文公之霸諸侯悉從惟衛侯許男不與盟會文公嘗執衛侯且合諸侯圍許而城

濮之戰又嘗大敗楚矣及襄公繼立有紹霸之志故始
伐許次伐衛次伐沈及楚圍江則師師以救之盖患楚
之强暴畏諸侯之從楚故伐其與國解其圍師皆所以
折楚之驕蹇也夫當文公戰楚伐衛之時聲威所加孰
敢抗晉今襄公親帥師伐衛而衛敢報伐雖伐沈伐許
示畏於楚而圍江之師楚始見經則襄公之威力替於
文公矣况處父救江不亟赴其難乃先伐楚欲其引兵
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是故明年楚人滅江又

明年滅六蓼使楚復肆侵暴豈非襄公之罪哉

晉與戎狄仇好終始

按僖十八年邢人連狄伐衛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蓋燬雖有滅邢之惡然邢連狄以伐衛是自滅之也晉自襄公始與戎狄同兵以伐中國其後或假狄師或會狄人或滅之敗之伐之執之與戎狄交亂雖晉之強不至於敗亡而蹈邢之失則一也故僖三十三年襄公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宣六年成公帥白狄伐秦此連兵以伐

中國二也宣十一年景公會狄于欑函此會狄一也僖三十三年襄公敗狄于箕成十二年厲公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敗狄于大鹵此敗狄三也宣十五年景公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景公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昭十七年頃公滅陸渾之戎此滅戎狄三也成三年景公伐廧咎如此伐戎一也哀四年定公執戎蠻子赤歸於楚此執戎一也夫夷狄不可與共功也久矣以晉之大國雄長諸侯莫不聽命襄公雖為秦仇率中國諸

侯以伐之當無不可而借力於豺狼無厭之人茍一時之勝遂使後世子孫緣襲其惡或與同好則連兵以伐人或乗其弱則伐之滅之無所不至皆非中國禦戎之道也先儒謂戎狄亂華驅之可也滅之則甚矣先王盛時中國強足以制禦四夷間有侵擾者不過疆埸之害而已如是則驅之逐之不盡誅伐可也若夫春秋季世王道衰微夷狄暴横雜處華夏不勝其害非懲乂剪滅禽獮而草薙之則蠻戎醜類愈肆驕暴中國之患無時

而息矣然則先儒之論可施於三代全盛之時不可用於春秋也雖欲攘夷狄救中國固霸者之美功也觀晉國諸君滅戎敗狄不過利其土地逞其威強而已安能攘驅拯救紹文公之烈哉若夫晉平公時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其惡尤甚按左氏楚人圍蠻氏蠻子奔晉陰地楚使告於晉趙孟子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遂執而歸之夫楚亦夷狄也今執夷狄以與夷狄是長其殘暴也噫晉國之衰何其甚耶

靈公名夷臯文七年立宣二年趙盾弑之

靈公盟者三會者一救國二侵伐六文七年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云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先儒以謂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與晉盟夫經既書公會書盟則不應公在不會此說非也蓋靈公初立禮當親與諸侯盟會以講信修睦靈公不明不自如會乃遣大夫以往自是以後

終靈公之世盟會侵伐皆出於大夫聖人疾其專恣而深惡晉靈之不君故即位之年因其會盟一寓筆削之意不使大夫得抗諸侯也　八年經書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左云晉人以扈之盟討公後至故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左氏以去年之盟公後至故衡雍之盟附會其說以為報盟耳然魯自文公之初敦睦晉好比歲奔走攷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二年及處父盟是年敖又盟士縠夫一歲之間而兩與晉盟況

閒歲尋盟盖會君事晉之常禮也安得因晉討而後報
盟也哉至十四年經書公會宋公晉趙盾合八國同盟
于新城左氏謂從於楚者服耳且謀邾納捷菑也杜預
以從於楚者謂陳鄭宋攷經文自晉文既霸三國皆服
從盟主未甞叛晉惟衛許不與盟會故襄公即位元年
伐許二年伐衛至此始同盟則左氏所謂從楚者服盖
衛許耳非陳鄭宋也按左氏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

盟諸侯以納之然以庶亂嫡名義不正故卒不克納凡此晉主盟者三也　文十一年經書叔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左云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夫當文公時魯晉大夫脩好而會多矣則彭生郤缺之相會蓋以繼前好也若以謀諸侯之從楚者則晉當合諸侯之大夫豈獨魯彭生一人哉凡此晉主會者也　九年經書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救鄭左氏謂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蓋自文公霸諸侯楚懲城濮之敗不敢加兵

於鄭鄭亦服從中國歷襄至靈莫有貳心今楚復強與晉爭鄭而晉合諸大夫不能力救使亟得志晉已無及矣自此之後晉楚交兵不息使中國疲於奔命葢實是役也故晉宋衛許皆貶稱人所以深罪晉也　宣元年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則楚至是亦強矣文九年楚人伐鄭鄭猶未服楚也故十四年新城之盟十七年伐宋之役皆與晉戮力同其好惡至宣元年鄭始叛晉故與楚連兵侵陳侵宋晉既失鄭懼陳

為楚所得故趙盾帥師救之然不能也　文十五年書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者蔡服楚也蔡在文公時畏晉之强每與盟會文公既沒蔡不能復從晉文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知蔡之與楚久矣而十四年新城之盟蔡不見經故十五年郤缺伐之然伐而服之可也入其國不可也經書入蔡所以惡晉不能服之而以兵威殘暴國也　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者討其弒君也十六年經書宋人弒其君杵臼晉為

盟主故帥諸侯以討之然宋以立文公諸侯不能平宋無功而還故四國皆貶稱人也　宣元年書宋人伐鄭討其貳於楚也鄭人與楚連兵侵陳宋二國趙盾帥師救陳遂致四國諸侯并力伐鄭鄭未屈服故冬又與宋伐之然稱晉師者即趙盾救陳之師也不曰趙盾而曰晉師不與盾致四國之君故去其名氏以貶之所以抑強臣伸諸侯也　鄭兩被宋伐而畏楚之強猶未服晉故二年春受命於楚以伐宋是以晉人帥宋衛陳人侵

鄭以報宋恥鄭於是始服晉矣故三年書楚人侵鄭則知鄭之始服晉也　宣元年書晉趙穿帥師侵崇者崇秦與國也按左氏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是以侵崇蓋晉方病楚比歲舉師若秦又見侵其何以堪故欲伐崇以求成將以紓秦之難也而秦弗克成故二年伐晉是徒重秦之禍也其為計不亦左乎此晉侵伐者六也嗟乎靈公驕淫暴虐盟會侵伐皆制於其臣文公霸業至此始衰矣使楚人乘間

得逞九年聘魯十年會蔡十一年伐麇十三年圍巢十六年滅庸其間服鄭侵陳伐宋屢見於經晉不能制方且勤兵救欒僅能扶持於目前比之襄公其不逮遠矣卒致身被賊殺蓋不可逭之禍也

成公

成公名黑臀宣三年立九年卒

成公在位不久事罕見經即位之初國難未寧方務內靖未暇勤諸侯也是以宣三年楚人侵鄭四年伐鄭五年復伐鄭晉魯無救鄭之師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夷晉曾無討亂之命是時晉更禍難未能遠恤諸侯故
即位三年無一事見經至宣六年始有侵陳之役請絛
言之　經於宣六年書趙盾衛孫免侵陳左云陳即楚
也陳以即楚見侵至是請成故八年書楚師伐陳是知
請成於此年也然元年趙盾救陳稱帥師此年侵陳不
稱帥師者盾有弑君之惡諸侯不能討成公不能誅則
亂臣賊子何所懲懼故聖人因其初見於經沒言帥師
蓋不與其帥君之師以討人也　陳以八年楚師見伐

復求成於楚故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之按左氏扈之
會陳侯不至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然使
諸侯同伐則經必書卿佐之名今獨書林父或者謂林
父帥之無將帥也夫兵重事也諸侯豈委一林父而不
以將帥統之或者之說似未安也是知晉侯師諸侯以
待夫扈而林父自將以伐之耳　是年書楚子伐鄭晉
郤缺帥師救鄭蓋楚因畏晉乘喪間以伐鄭也鄭自宣
二年晉人合諸侯侵之遂服於晉雖屢被楚難而七年

黑壤之會九年扈之會鄭皆在列故楚子至是間晉而
復伐之雖救鄭而不能成救之之功遂使鄭及楚平此
經於十年所以書晉伐鄭也　七年書公會晉侯合六
國於黑壤者左氏謂晉侯之立魯宣公不朝晉人止公
於會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不書盟者諱之也蓋左氏以
宣公比歲事齊而盟主初立魯無朝聘之禮是勤於齊
而怠於晉也故起是說以為公不得盟誠如左氏之說
則若成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當有以別異其文曰

公不與盟不當以公見止於晉而沒言諸侯之盟也
九年書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左云討不睦
也杜云謀齊陳按經文會扈之後書荀林父帥師伐陳
則為是會者蓋以謀伐陳也且晉主諸侯魯當聽於扈
之會宣公不與者蓋魯鄰於齊者也是時晉霸頗衰齊
方強盛故齊自晉文既沒盟伐不與晉同而魯自文公
末年事齊頗加於晉至宣公則尤甚矣在位幾二十年
惟黑壤之會不至蓋簡於晉也　夫晉侯在位七年侵

伐救國者三為會者二其爭諸侯營中國大要事鮮於
靈公時當是時也齊不來從魯不深服陳鄭往來於晉
楚或服或叛莫有常所則霸業之衰可知矣成公懲晉
靈之禍務欲自靖其國故不區區於盟會侵伐之事雖
其在位不久亦以國勢至此不得不爾者歟

景公名儒宣十年立成十年卒

晉之勍敵者楚也其時從晉者齊魯宋衛陳鄭諸列國
也景公在位十九年大抵始衰弱而中稍復振玫諸侯

之服叛可見矣楚自宣公十二年敗晉於邲聲威丕振諸侯翕然歸之至成二年楚人主盟于蜀其間與盟者上自齊宋魯衛下逮邾薛凡十二國悉從楚命則其強盛莫甚於此齊自宣十八年晉衛連兵伐之逮成二年晉郤克大舉魯衛之師敗齊于鞌國佐請盟至五年蟲牢之盟始同晉好矣魯自文宣以來皆一於事齊至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于斷道而成二年挾晉敗齊始堅事晉之心矣宋衛自宣十年伐鄭之役十二年清邱

之盟皆一於從晉而衛背清邱之盟其叛晉者五年至宣十七年同盟斷道始服於晉矣宋以病楚之伐宣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其叛晉者七年至成三年會晉伐鄭始服於晉矣陳鄭自宣十年與楚子盟于辰陵既而叛楚故是年楚子有入陳之役十二年有圍鄭之師陳終景公之世不復從晉而鄭伯以成五年始服晉而同盟矣觀六國之背晉皆在景公即位之初蓋是時晉弱楚強諸侯畏楚橫潰而往晉亦何能制之哉至鞌之戰

敗齊之後兵威再強諸侯始有懼晉之心故晉之霸業墜而復舉者在是一戰之功也請復究其終始而備言之景公之盟會七侵伐八敗戰二救國二宣十二年書晉宋衛曹同盟于清邱會晉侯以是年邲之戰敗于楚師懼失諸侯故為是盟以結之然其從晉者止於宋衛曹三國而已齊魯陳鄭晉不在列則知諸侯之向楚而晉霸之衰也按左氏同盟之言曰恤病討貳卿不書不實其言也蓋是時宋伐陳衛救之是衛不討貳也明年

楚伐宋晉不救是晉不恤病也然則晉之弱楚甚矣衛
易晉而救陳晉懼楚而不救宋晉為盟主坐視諸侯之
從夷其何以恢霸業強中夏哉此聖人所以皆貶稱人
也　十七年書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者晉勢未強諸侯猶未服從前年清邱之盟宋在而魯
不與此年斷道之盟魯服而宋不來得魯失宋是見諸
侯之攜貳也按左氏以為討貳齊使四大夫來盟晉辭
齊盟執其三大夫既而逸之觀明年經書晉侯伐齊則

左氏之說似可信也　成元年書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者魯堅晉之好以拒齊也攷魯宣公在位奔走事齊甚於盟主至十七年始有即晉之心故是年公與晉侯同盟斷道明年歸父如齊成公繼立懼齊以附晉見侵故復為此盟以深結晉好苟齊釋憾於我得倚晉以為重也成二年齊伐魯故敗之於鞌　五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子同盟于蟲牢者左謂鄭服也夫景公自踐祚以來會諸侯者唯此盟為盛

齊宋鄭衛咸與盟會豈獨鄭哉蓋成二年齊已受盟于袁婁三年宋已從晉侯伐鄭至衛則宣十七年同盟斷道其服晉尤為久矣惟鄭自宣十年叛晉從楚至此始受盟左氏所謂鄭服者為此故也　七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所以堅衆好而禦強楚左氏謂莒服者蓋莒本屬齊既齊服晉故莒亦從之所以云莒服也　九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者左

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八 年韓穿言來歸齊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楚人重賂宋鄭鄭貳于楚鄭伯如晉執之討其貳也盖成六年楚人伐鄭晉欒書救之七年楚復伐鄭景公合諸侯救之則晉之急鄭非不至矣今此復會于蒲盟以相保盟墨未乾牲血未掃而鄭已有即楚之心是罪在鄭而不在晉也故晉既執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所以深罪其反覆者歟 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晉魯結好之常禮也魯

既比晉尤親故合諸侯固盟之外嘗私結晉好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此年僑如與晉荀首會所以致親於晉凡此七者皆景公之會盟也　宣十二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者前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不克鄭與楚平故晉與三國伐之取成而還自此終景公之世三服而三叛是年服晉至宣十一年楚鄭盟于辰陵一叛也十二年再服于晉故經書楚子圍鄭至十四年書晉伐鄭二叛也成五年鄭伯同盟蟲牢則又服于晉矣

至九年晉執鄭伯欒書伐鄭三叛也然其間伐鄭之役必書晉侯書欒書此獨稱人者惡晉不能救之於始使鄭無所援不得已而歸楚又復連兵以伐之故貶稱人也　十四年書晉侯伐鄭者鄭以鄢之戰晉敗于楚遂即楚背晉不與清丘之盟此晉侯所以伐之　十八年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者齊不從晉久矣景公欲服諸侯以復興霸業則莫若先服齊齊服而諸侯從之此晉於是年所以始伐齊也　成三年書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伐鄭者鄭自邲之戰晉敗于楚遂堅楚好宣十四年雖一伐之未能遽服自此成元年凡六年間無討鄭之文盖自知力不能得鄭也及成二年晉敗齊于鞌諸侯稍稍輯睦故三年合四國諸侯伐之左氏謂討邲之役盖追本服楚之始且以謂鄭覆師于鄤敗晉偏軍夫以晉之強會衆諸侯壓兵於鄭如破朽耳鄭亦安能敗之假如左氏之說則成五年蟲牢之盟鄭何為與盟而服晉也　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者七年書吳伐郯吳始見經晉主諸侯使蠻夷入伐而莫之恤則罪在晉矣故晉於是年帥諸侯以伐郯討郯之罪以塞己過不知郯成于吳非郯之罪晉當用師於吳吳服而郯從之矣今晉侯畏吳之強不能致討而區區陵蔑小國亦何為哉大抵春秋之時懼強凌弱雖晉亦然觀晉與楚爭久矣其舉兵於楚者不過一二而伐鄭之師曾不少息其不能服楚以得鄭猶不能服吳以得郯也然晉楚相仇未嘗有盟會之好今晉伐郯以仇

吳而自成十五年屢與吳會用見晉之畏吳尤甚於畏楚矣　九年書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師師伐鄭義見同盟于蒲　十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者左氏謂鄭納賂以求盟晉歸鄭伯則鄭服於晉矣故厲公即位三年鄭從晉以伐秦用見請成於此故也八年晉欒書師師侵蔡者蔡之服楚不與陳鄭同陳鄭雖畏楚時或叛之惟蔡脅於楚不敢攜貳諸侯不能爭故經書蔡之文殊畧於陳鄭惟晉文與霸楚弱晉強故

蔡侯三與盟會自後不復從者文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言次不言盟則知蔡之從楚久矣不必盟會以相結也十五年郤缺雖伐蔡而入之亦不能使其服從至是復書侵蔡距伐蔡之師踰三十年則晉之憒蔡可謂畧矣其憒之畧者蓋不可覬其從故也凡此八者皆景公之侵伐也　宣十二年書晉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者景公自宣十年即位至此二年晉魯背好陳鄭附楚景公於是遠慕二霸之績欲服楚以宗

諸侯故因楚子圍鄭遂以林父帥師而與邲之戰然晉自靈成以來國勢稍弱而楚值莊王之興有為𤀹為之佐計其強弱晉固不能敵楚矣此林父所以取敗也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者晉為楚敗楚勢愈張魯會楚子宋及楚平陳鄭堅事楚之心齊衛忘盟會之好景公欲收合諸侯故宣十七年脩斷道之盟魯衛雖服而齊猶偃然無從晉之意故

十八年晉衛伐齊未得志也至成二年因魯衛之仇合三國之師一戰敗齊晉之威令始震於此矣盖景公之失諸侯者以邲之敗其得諸侯者以鞌之戰觀二戰之勝負以究諸侯之服叛則景公之業所以墜而復振舉在是矣凡此二者景公之大戰也　成六年書晉欒書帥師救鄭七年公會晉侯合九國救鄭者成五年鄭伯會晉同盟蟲牢故六年楚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之也七年楚復伐鄭晉復合諸侯救之夫晉之強弱與諸侯

事晉之勤怠皆繫鄭之服叛而已晉之所以區區於鄭者意非止於爭鄭所以與楚爭衡也其與楚爭衡所以制諸侯也故鄭或叛晉則晉必伐之楚或伐鄭則晉必救之鄭之二境交被侵伐中國諸侯從以多事其原起於兩雄之相爭故其害之流蔓積數世而不息焉凡此二者皆景公之救國也雖然律春秋以三伐之法則晉楚均獲罪於聖人崇中國以抑夷狄之強則晉為有功於春秋矣方景公初立楚人暴橫入陳圍鄭伐宋侵衛

中國諸侯若其兵威而蜀之盟其從楚十一國使景公不能再命諸侯則華夏變而為夷狄惟景公不失舊業故自成三年以來楚雖強不致甚熾終景公之世惟伐鄭兩見於經無他侵伐之事則其抑戎狄衛中國之功亦豈小哉

厲公 名州蒲成十一年立十八年卒

厲公在位八年經之所書特多晉當是時也諸侯侵伐會盟一聽於晉莫有攜貳而私仇好者此經書晉事所

以特多也攷其終始而參酌之其阻兵安忍務為威權雖一時畏服莫敢與抗而身卒不免於禍蓋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何以自保宜其及於難也夫晉之勍敵惟秦與楚而厲公大合諸侯敗楚伐秦秦不敢加兵以報伐楚不敢爭鄭以屢侵楚惟成十五年一伐鄭自十六年敗後不窺中國則其兵威所震可謂強矣由是上致王臣以會伐下攬諸侯以聽命奔走左右惟晉之從然不務以德綏之而徒恃威力為強故自敗楚之

後踰年之間三合諸侯之師并力於鄭則其沮兵可知矣以外則辱兩諸侯成十五年執曹伯十六年不見公又執季孫行父以内則殺四大夫十七年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則其安忍可知矣夫惟殘暴如此故君臣之間弑戮之禍相尋而並起所以不免於程滑之手也且請其事而條言　厲公之會諸侯者三盟者二伐國者三秦不與大戰一成十二年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者厲公初立魯衛欲親晉故為此會按成十年衛侯

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以為晉侯命十一年厲公使郤犨來聘魯及郤犨盟夏又使行父如晉用見衛魯二國交結晉好尤異於他諸侯宜乎有瑣澤之會也　十五年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者左氏謂討曹成公也按十三年曹伯廬卒于秦成公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故晉侯會諸侯于戚討而執之先儒謂晉侯書爵者執得其罪也然曹伯之立既三年矣諸侯欲討其罪則不當與之盟既與之盟則

不當討其罪今既盟而執之𥙷天討瀆齊盟雖曹伯罪在不赦而晉亦不為無罪則特書晉侯之爵乃所以深貶之也　是年冬書叔孫僑如會晉士燮合七國大夫會吴于鍾離故特起離會之文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按左氏楚申公巫臣結怨於子重子反巫臣奔晉請使於吴吴子壽夢説之乃通吴於晉巫臣教之叛楚故自成七年始大通吴於上國是時晉方與楚為敵欲挾吴以為強吴晉同則楚不足挫矣故晉士燮帥諸侯大

夫會之然以大夫會之猶可一至其後則中國之尊諸
侯之衆往屈於吳莫以爲恥則中國衰微殆有甚於前
矣　十六年公會晉侯合六國于沙隨者謀伐鄭也書
不見公者譏在晉侯也按左氏晉將戰楚來魯乞師齊
衛魯皆後戰期魯僑如譖於晉郤犨故晉獨不見公蓋
魯有僑如之難公待於壞隤中官儆備設守而後行是
以後戰厲公不恤魯難而聽郤犨之譖則晉不見公非
魯之罪故經直書而不諱所以罪晉侯也　十七年同盟

于柯陵見下伐鄭義凡此皆厲公之盟會也　十六年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者十五年楚子伐鄭鄭成於楚故是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以叛晉晉侯為是與楚鄭結戰厲公方強故能敗二國之師以報邲戰之恥而上言欒黶乞師及戰不言公者公不出師也於戰言楚子鄭伯而於敗績言鄭師者敗必稱師此獨言楚子所以卑鄭也其卑鄭者見其屬楚以致敗也　是年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者

鄭雖敗於鄢陵猶未服晉故晉帥諸侯以討之　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合八國伐鄭同盟于柯陵者前年晉合諸侯伐鄭鄭未克服又合諸侯伐之左氏謂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救鄭諸侯還則鄭不受盟可知矣是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合八國伐鄭者鄭雖屢被侵伐而挾楚愈固故晉侯又以諸侯伐之夫自襄靈以來與楚爭鄭久矣未有三合師徒而不能服鄭者況厲公鄢陵之戰有震楚之威宜乎蕞爾之鄭不討而自

服矣今晉大興諸侯之師三伐而不能服鄭豈其兵威之不強蓋德不足以懷之也凡此者厲公之戰伐也夫厲公三乞師于魯十三年郤錡乞師公遂會晉侯合八國伐秦十七年荀罃乞師公遂會晉侯合八國伐鄭惟十六年鄢陵之役欒黶乞師而公不往會無他諸侯與晉戮力如伐秦伐鄭之師者蓋諸侯畏楚之強不敢必於從晉使晉能勝楚固十國之福苟惟一敗不振則禍不旋踵矣此鄢陵之戰所以獨稱晉侯也然自戚之

盟宋齊㤙於從晉故其會盟會伐皆以大夫從之亦晉侯暴厲不道不足以結之故也噫小白召陵之盟重耳城濮之戰皆足以威服強楚以伸中國之氣固有功於春秋矣然其恃功而驕敢傲王室故小白盟楚之後則會王世子盟王人致宰周公重耳敗楚之後則兩致天王一盟王人此風一起至於厲公幸勝於鄢陵則自許以二霸之功故敢蹈二霸之罪伐鄭之役三致王臣則其陵傲王室又非止於盟會而已矣夫以二霸之賢且

猶不免況厲公之暴者乎嗚呼周室其衰矣

春秋比事卷五

春秋比事卷六

宋　沈棐　撰

晉

悼公名周成十八年立襄十五年卒在位十六年

晉自文公興霸其子孫更五君皆無顯迹足以昭前人

悼公自外至國人賢而立之遂能率服諸侯外强内安

用成霸業比功重耳可謂盛矣攷其大要始勤宋次服

陳鄭次又服鄭後制秦定衛乖休身後猶能杜强楚之

侵陵而中國賴以不擾自襄靈以來未之有也請列其事而言之　宋共公卒蕩澤作亂殺公子肥華元奔晉魚石奔楚逮十八年楚鄭聞晉之亂伐宋彭城以納魚石冬又侵宋宋人告難於晉悼公遂會諸侯同盟于杙左氏謂謀救宋也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故十八年晉侯盟以謀之襄元年晉欒黶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左氏謂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遂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葢楚子伐宋取彭城使魚石守之所

以逼宋也伐取宋邑寵其叛臣則楚之惡可知矣故雖入楚孔子還繫之宋所以抑強狄而黜叛逆也按左氏云彭城降晉晉人以魚石置諸瓠丘若此者悼公勤宋之績也　晉憤鄭之比楚故是年韓厥帥師伐之而楚使公子壬夫侵宋以救鄭明年鄭師伐宋又帥宋衛侵之是年秋晉荀罃會六國大夫于戚冬又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鄭乃求成公羊謂虎牢鄭邑言城之不敢取之為中國諱伐喪也是年鄭伯卒故夫不

言伐取且不繫之於鄭皆所以與晉也鄭叛去中國與楚比周荀罃再會于戚城虎牢以逼之然後始服故不繫之於鄭使若自城中國之邑然後鄭服以安諸侯晉之美也公羊以為諱伐喪豈不陋哉且戚之始會齊滕薛小邾不與而次會皆與者左氏謂元年鄫之會崔氏有背晉之言滕薛小邾不至皆齊故也晉請於齊齊懼晉伐故戚之再會齊帥小國從之然終悼公時盟會侵伐唯崔氏太子在列齊侯未嘗親至其間如彭城之圍

鄬之會齊又不來則知齊雖名為從晉而其實有貳晉之心也逮三年晉巳得鄭故大合諸侯盟于雞澤以結鄭之好而陳侯使袁僑如會遂以諸侯大夫共盟袁僑夫陳之比楚久矣唯重耳定霸于城濮始來會盟自後一於附楚雖間從晉好不旋踵而叛之則晉之得陳尤難於得鄭也令悼加兵於鄭僅得就盟於陳不舉一戰乃能使慕德悅義背強楚而即中國則其霸業之強殆不減於重耳焉若此者悼公服陳鄭之績也雖然陳之

勢不與鄭等蓋其地遠國弱脅制於楚雖中國盛強可使暫來而不可使久故鄭可爭也陳不可得也五年晉尋戚之會合十四國以戍陳未幾而楚師伐之晉侯雖以諸侯之師戮力救陳而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盟會矣非悼公德不足以懷之強不足以服之盖其勢不可也楚既得陳復欲爭鄭故八年晉侯會諸侯于邢邱左氏謂鄭伯獻蔡捷于會遂親聽命故是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之討其侵蔡也鄭懼楚之伐遂與楚平

故九年晉侯合十一國以伐鄭鄭又克復於是同盟于
戲盟會方罷楚復伐鄭鄭人又與楚平是以十年楚鄭
連師伐宋而晉侯合十二國伐鄭以報之遂城鄭虎牢
二年城虎牢而鄭服此年戍虎牢而鄭不服故城虎牢
則不繫之鄭戍虎牢則以鄭言之蓋諸侯與楚爭久矣
自襄二年至于此年鄭凡再服而再叛始也諸侯大夫
城虎牢而鄭服今以十二國之師重兵戍之而不能得
鄭是諸侯之無能也故虎牢雖諸侯所戍孔子還繫之

鄭蓋譏之也至十一年鄭師師侵宋晉以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鄭雖受盟旋以叛晉故與楚子伐宋而晉侯又以諸侯伐之會于蕭魚鄭始服也至此蕭魚之會鄭凡三服而三叛自是一服之後中國能有鄭二十年蓋自二霸以來服鄭之功未有若此之懿也夫言伐而復言會者得鄭伯之辭也故下文云公至自會不以伐鄭致文云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其得鄭可知矣然既得而不以盟結之乃獨書會者蓋九年戲之會是年亳

城北之盟非不盟也然其反側之心雖盟無益今鄭知楚不足恃而堅從晉好不假盟約故特會之而已若此者悼公服鄭之績也　夫楚已懼矣鄭已服矣為晉之敵者惟秦而已蓋秦晉結怨自襄至悼凡六君矣交兵不息償報無時而悼公於襄十四年服鄭之後使荀偃合十三大夫并力伐秦自此終於春秋秦不復窺晉若此者悼公制秦之績也　是年衛侯不君為甯殖孫林父所逐出奔于齊晉士匄合七國大夫于戚左氏謂謀

定衛也是時衛已立剽晉侯欲討之中行獻子曰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不如因而定之葢使衛侯無罪而見逐則剽不可不定衛不可不討今衛侯得罪於衛自取奔逐之禍則立衛剽而安諸侯可也若此者悼公定衛之績也至若強吴則自厲公之時與之會于鍾離悼公繼好凡三與吴會襄五年晉侯合十四諸侯於戚吴人聽命於會夫吴負夷狄之性強狡獪狠不易制也今兹遠慕中國來會諸侯非悼公威命足以制之也故

聖人於此特書吳人所以進之也十年晉侯合十一諸侯會于柤左氏謂吳子壽夢也於是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遂滅之而戍偪陽乃與宋公偪陽中夏之微國也夫遠會強夷以滅中夏之微國此則悼公之罪也至十四年晉士匄合十三大夫會吳于向左氏謂吳告敗于晉為楚敗會于向吳謀楚也范宣公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攷之經楚伐吳在襄三年距向之會踰十年矣何為至此始會晉以謀之以吳之強中國諸

侯猶憚而從之何畏楚哉左氏之説似未安也雖然吳者楚之仇讎而中國之聲援也故中國得吳可以鉗楚之暴而吳楚交横則中國益微而夷狄益盛矣然則晉凡三會強吳進不與之結盟退不與之攻伐特為會以禮之誠得所以權時之宜而以霸主臨帥諸侯而往會焉亦足以傷中國之衰微也夫悼公盟諸侯者三莫盛於三年雞澤之盟會諸侯者八莫盛於五年戚之會伐國者六莫盛於十一年伐鄭之役欲觀晉霸之盛即此

三者可以曉然矣

平公名虎襄十六年立昭十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平公在位二十六年即位之初承悼公之烈鄭已服從中國故侵伐罕見惟齊背好數與魯仇衛邾皆一叛盟會伐曹伐魯而衛且有弒君之亂故見於經者時有執伐之文自襄二十年以後大夫交亂無國無之自二十七年以後夷狄侵中國之柄浸逞殘暴是時晉雖有盟會以親諸侯而與夷狄狎主夏盟混然無別至昭二年

以來則諸侯各救國亂不暇相攻而中國之盟會寂然不復講矣嗚呼悼公之業一跌不復晉主諸侯使衰亂至此豈非平公之罪哉請總其事而言之　襄十六年平公始即位合十一諸侯會于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以魯故也蓋悼公時邾莒數侵魯境　襄八年莒伐魯十年十二年又伐魯十四年侵魯十五年又伐魯魯　與邾莒常與會盟服從中夏而邾莒背盟棄好敢陵大國故平公於此執之然而邾莒既預盟會退復執之非

所以正其罪也執而以歸不歸京師非所以尊王室也至十七年經書邾子牼卒則知前年晉執邾子尋已赦之故也邾人不悛是年冬復伐魯南鄙故十九年祝柯之盟晉執邾子以討其罪自是之後不復加兵於魯矣

齊以十六年伐魯北鄙十七年兩伐魯十八年又伐之衛以十七年伐曹背盟好而尋干戈在諸侯不可不討也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以曹故也是年大合諸侯圍齊以魯故也衛已服罪故圍齊之役衛侯在列

圍齊既終故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以固前好而齊猶未肯服也故經於是年書士匄侵齊聞齊侯已卒乃還彼三傳皆取之是不然宣成而下政在大夫至此而尤專矣故士匄受命以出廢命而還雖有不伐喪之善而墮君之命其罪又有大於此者齊以晉數見伐故十二年澶淵之盟來從晉好至此而齊始服矣然齊至二十三年又復叛晉伐衛伐晉連見於經故二十四年平公會諸侯于夷儀以謀伐齊而二十五年崔氏弒其君以

悦於晉晉侯許之故盟于重丘左氏云齊成故也二十六年衛寗喜弑其君孫林父竊邑以叛晉人會于澶淵以林父故謀討衛故殭戚田又執衛寗喜書晉人執得其罪也平公能終始力服齊衛故二十七年衛石惡受宋之盟二十九年齊高止與城杞之役皆從晉好莫有攜貳則齊衛於此又復矣　許雖小國常叛中國之盟會在襄三年悼公嘗一伐之至十六年許欲叛楚遷于晉許大夫不可左氏云故荀偃帥五國之師伐許討其

不遷也凡此數者皆平公營中國而正諸侯之事也然晉為盟主崔氏弑君以求成平公不能討治其罪而受賂於亂臣之手苟欲其服降而不顧名義之重何以合諸侯哉逮衛之亂雖能執衛甯喜而受林父之竊邑則仇甯喜者非討其弑君之罪蓋討其伐孫氏也事見前於齊則苟悅其服於衛則苟利其邑區區區區糾率諸侯為不義之舉則晉德至此尤衰矣夫崔氏負滔天之惡人所弗容林父有叛君之罪宜誅戮不貸者也晉不能討

反嬖寵之以臣忘君是長權臣之禍亂也　盖自襄二十年大夫專恣奔亂浸不可制故經書大夫之事或殺或奔或叛比國皆然二十年蔡殺公子燮公子履奔楚三十年蔡世子般且有弒君之亂二十年陳侯之弟奔楚二十三年殺兩大夫二十四年陳宜咎奔楚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公子留奔鄭陳殺公子過二十一年邾庶其以邑奔魯二十三年邾畀我奔魯二十一年晉欒盈奔楚二十三年入於曲沃二十二年楚殺

公子追舒昭元年楚公子比奔晉五年楚殺大夫屈申襄二十三年魯臧紇奔邾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二十八年慶封奔魯二十九年高止出奔北燕昭十年欒施奔魯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二十七年衛殺甯喜衛侯之弟鱄奔晉二十八年石惡奔晉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鄭良霄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之昭二年鄭殺公孫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

輿出奔吳昭五年莒牟夷以邑奔魯秦伯之弟鍼奔晉六年宋華合比奔衛凡此者上自天王次及盟主下至小國權臣起亂莫此為甚原其禍端葢起於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政在大夫諸侯會而大夫盟也晉宗諸侯平公方立不能一正綱維而使權移臣下故數十年之間權臣之亂所以相尋而作也襄十七年宋華元奔陳十九年齊殺高厚鄭殺公子嘉雖有大夫之亂未始如二十年後之甚耳　由是楚人乘間得逞故二十七年晉楚

會諸侯于宋晉與楚敵國也前此有征伐而無會盟蓋中國諸侯倚晉為重賴以屈服強楚不使與中國之禮文也今晉不能服楚既合諸侯大夫同會又復與之結盟則中國之衰夷狄之強可知矣故二十八年書魯公如楚以見中國諸侯莫不朝於楚矣三十年書楚使遠罷聘魯以見中國諸侯莫不受其聘好矣是以昭元年晉楚大夫會九國大夫于虢昔之從晉者今轉而與夷狄交至昭四年楚遂得專制諸侯之會合十三國于申

而堂堂之晉於此茂闒矣楚得肆其暴横遂因會而執徐子因伐吳而殺齊慶封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又以諸侯滅賴五年復以諸侯伐吳八年滅陳殺陳行人于徵師陳孔奐執公子昭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制於夷狄之手而晉及諸侯不復盟會之好是見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横潰權在夷狄於斯時也天下知有強楚而不知有晉也故平公之盟五止於襄二十七年為會六止於昭元年侵伐圍各一止於襄十九年自是而

降天下紛紛權臣蠧其內夷狄擅其外如前之所云云中國之氣不可望其復奮焉以春秋之法責其禍首皆晉平之罪也嗚呼悼公之賢其興也如彼平公之昏庸其衰也如此舉天下之盛衰繫於一晉而一晉之強弱繫於二君彼紹霸業為盟主者且猶若是況後世有天下者可不鑒其覆轍乎平公之盟五自溴梁止於宋是也會六自商任止於虢是也城一杞是也攻之經襄十六年平公會諸侯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執莒子邾子以

歸按三年雞澤之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至溴梁則尤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大夫大夫無諸侯故也 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即十八年圍齊之諸侯也於是執邾子討其伐魯也
二十八年合十三諸侯盟于澶淵左云齊成故也齊始與晉平 二十五年盟于重丘左又云齊成故也蓋齊二十三年背晉之好伐衛伐晉二十五年伐魯晉合諸侯

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諸侯許之遂同盟于重邱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衞信不道也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信討何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曰𡿪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氏之弑以著其惡焉　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諸侯大夫于宋左氏云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于楚子木欲弭諸侯之兵者楚許之故名諸侯而為此會復與之盟故經於會宋之下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然晉不能制楚

反與盟會使得誘諸侯而制之則中國之衰前此未之有也凡此五者平公之盟也　襄二十一年平公合諸侯于商任左云錮欒氏也盖是年欒盈奔楚恐復奔諸侯為晉之患故為此會使諸侯不得受也　二十二年合十二國諸侯會于沙隨左云復錮欒氏也於是欒盈在齊齊侯在此會明年遂棄好伐晉則知欒盈有以間之故也　二十四年合十二國諸侯會於夷儀謀伐齊也　二十六年魯襄會四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井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會也葢是年衛甯喜弑其君剽納衛侯衎攻孫氏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故晉趙武為此會以討衛也　三十年晉人會十一大夫于澶淵宋災故皆稱人左云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卿不書無信也　昭元年晉趙武帥公子圍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左云尋宋之盟也凡此六者平公之會也　襄二十九年晉荀盈會十一大夫城杞左

云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夫合諸侯以公救諸侯之急盟主之事也今平公私杞而役諸侯以從其命則何以使其懷服者哉凡此者平公之城國也

昭公名夷昭公十一年立十六年卒

晉自平公時昭公元年會楚于虢其後楚靈横制中國諸侯無會盟者十年昭公繼立務親諸侯故即位之初為會厥慭者一同盟于平邱者一而晉德既衰楚益暴横諸侯貳晉故自平公一盟之後諸侯無盟會者又十

一年雖鄭已服從中國無他侵伐然楚之陵蔑諸侯肆其毒噬非不虐也使晉能與楚爭則必帥諸侯之師捍其驕鋒使之狼顧脅息不敢復逞今昭公在位坐視陳蔡之夷滅而不能援師一救徒加兵於鮮虞同姓之國則晉之衰弱可知矣請攷經而備論之　昭十一年晉韓起帥七國大夫會于厥慭左云謀救蔡也葢是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公子去疾帥師圍蔡故韓起為此會謀以救之然而中國既衰力不敵楚徒為是會

而不能救故是年冬經書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見中國之無能而愈增楚子之驕暴也　十三年晉侯會劉子合十四國同盟于平邱左云晉成虎祈左

傳八年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召會合諸侯於平邱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告於齊齊人懼遂同盟于平邱齊服也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故經書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邾莒也夫自襄二十五年重

邱之盟至此平邱之盟中國不尋盟者十九年今晉昭一旦致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非能示威於諸侯也盖乗楚靈弑逆之禍爾雖秉其禍而晉實不能伉楚則上會王臣下合諸侯雖盟會之好其實無益也公不與盟者晉侯不與公盟也晉侯與公同事而不同盟又執意如以歸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召陵定四年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鄟陵之會晉不主盟則不足以宗諸侯昭二十六年十二年書晉侯伐

鮮虞稱國伐者狄之也楚靈公於滅陳蔡晉不能救其惡已甚今又與楚交伐同姓之國此夷狄之道也故於此狄之十五年荀吳帥師再伐鮮虞此不狄之者義已見十二年也夫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皆稱諸侯之爵自爾澶淵之會宋之盟城杞之役又三十年澶淵之會皆大夫主之諸侯不見者十九年至於平丘之盟諸侯幸一見經然攷其前後會盟大抵多出於臣則知平昭之際中國之禍非特遠在夷狄而近在於大夫者尤甚

也嗚呼惜哉

頃公名去疾昭十七年立三十年卒

頃公在位十四年盟會侵伐特少於羣公盖盟以結信會以合好侵伐以救患討貳皆盟主之事也然當晉盛強德禮威刑足以制服方國以命則從以討則正此盟會侵伐所以協力同心而不廢逮頃公時承平昭之後浸以衰微頹波至此橫潰莫救諸侯各有貳心而晉之命令不足以攝威之是以四者所書寥寥不見於經雖

僅有之然出於勉焉故盟不足以為盟會不足以為會侵伐不足以為侵伐用見晉之季世德衰不延區區自正其國之不暇又何以主諸侯哉今攷其事而詳之

昭二十五年晉趙鞅會九國大夫于黄父左氏謂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盖二十二年王室有子朝之亂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翟泉是會之後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攷經之前後則左氏之說似可信也當是時晉已失諸侯欲以大

義令之覬其歸心故假王室之亂而為此會耳然勤王室者諸侯之任今大夫專之則知列國諸侯太阿之柄久已奪於臣下矣　二十七年晉士鞅會五大夫于扈左氏謂令戍周且謀納昭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不克納昭二十五年孫于齊夫以晉德不競大夫專權黨私背義以貨自污坐視諸侯之出逐而不能納之則滔滔天下非諸侯之國皆大夫之國其國也且黄父及此兩會齊皆不與而黄父之會從

晉者九國今此從晉者五大夫蓋知頃公不君莫能致齊而恃晉者尤寡矣　自是訖無盟會而侵伐之事特兩見經一以滅陸渾之戎一以圍周之郊而已雖然晉之衰弱若此之甚而强楚不乘其勢殘暴諸侯何也蓋有吳以為之敵也時陳蔡頓胡沈許皆為楚所有不復覲心中原而又強吳奮起浸以病楚故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二十二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滅胡沈獲陳夏齧皆楚之屬國也為是楚不敢暴

横中國而諸侯得以少休然則中國之有吳雖夷狄迭盛可傷蓋亦一時少假其力也

定公名宋昭三十一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晉自定公衰弱尤甚前乎平昭頃三公雖不能力強霸業然諸侯猶與晉同好未敢相侵若敵國然逮定公時内則大夫叛亂外則諸侯見伐至若城周之役侵楚納衛世子之師似皆近於正者而詳考其故實皆衰亂之舉也請備載其事而言之　昭三十二年書韓不信帥

十大夫城成周者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諸侯戍之至此王使如晉請城成周以無勤戍人故晉合大夫城之然天子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不與大夫城京師也然則城周雖曰美矣而權在大夫是尤見其衰亂也　定四年晉侯合十九國於名陵侵楚者楚與吳爲讎敵吳方盛強楚人憚之故晉侯挾吳之強乘楚之衰大合諸侯以侵楚蓋蔡許頓胡其臣服於楚久矣而晉不能伉

楚亦久矣今臣服於楚者反從晉以侵之而晉侯一旦能合諸侯以兵楚用見楚方病吳故諸侯乘其勢耳夫假吳威強以伐人固已可恥猶不能戮力一戰破其城邑使殄滅無餘以快天下之心徒耀師召陵輕侵而退則晉之無能可知矣然則侵楚雖曰美矣而不能成服楚之功是又見其衰亂也　哀二年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夏四月衛靈卒衛人立輒輒蒯聵之子故晉帥師納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

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今輒已立而經於納奔皆稱世子者蒯聵當嗣輒貪國叛父逆亂人倫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以書之也則晉納蒯聵於名義為得正矣然以晉大國兩舉得義而卒不克納尚何以長中夏哉然則納蒯聵雖曰美矣而力不足以納之是又見其衰亂也葢當是時内外多虞晉之所以為晉日趨於亡故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繼書趙鞅歸于晉前此襄二十

一年欒盈奔楚二十三年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經不書以叛者晉之威刑猶足以制之也故於是年冬書晉人殺欒盈見君之威刑足以制之也逮此趙鞅荀寅士吉射特變文以叛名之又書趙鞅歸于晉而無執殺之文如殺欒盈者知君之威權奪于鞅于或叛或歸莫敢誰何此則在内之亂也　定八年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者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又書齊衛盟于沙是衛鄭兩國已附齊而叛晉故鞅於此侵之又於十年趙

鞅帥師圍衛然皆不服至哀六年齊侯衛侯更連師伐晉二年晉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蓋知晉之不足懼也晉為是交怨愈深故哀五年趙鞅伐衛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復侵衛而三國終不服夫齊為春秋強國猶時敢抗晉衛則附晉為多鄭雖數叛晉從楚未嘗敢與晉戰也齊衛交兵于晉而蕞爾之鄭且戰于鐵以爭兩國之勝負則晉之衰弱至此極矣此又在外之亂也夫衰亂如此不能爭所必爭而獨

用師于鮮虞故定四年晉士鞅帥師伐鮮虞五年圍之哀六年又伐之是猶豺狼橫道避而不顧而竭力於雀鼠之微也觀其盟會之事曠然不講獨定四年盟于皐鼬此特侵楚而為此盟也皆不閒大合諸侯尋盟修會以固中國之好如曩時者葢諸侯不親則晉雖為此勢所不可惜乎文公顯顯基業至定公而墜地中國復何所賴哉宜乎聖人傷之而絶筆於獲麟也自是之後荀范諸卿因邯鄲午之難首倡禍端共伐晉陽賴韓魏以

趙氏為請范中行氏為國人所逐遠奔陳恒三卿分晉之勢成矣雖強横貪暴尚有智氏然襄子嗣位深惎而痛惡之迨乎二卿水火互相吞噬智伯之不悛本不如趙襄之能忍而又韓魏倒戈共起而制其後雖欲不令漆頭為器不可得也而唐叔之參虛遂瓜分而為三矣何待遷俱酒為家人始見三家之鼎盛哉

晉大夫

晉自曲沃始盛人才輩出公族為尤著焉見於傳文者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其首也桓公之世有師服欒賔韓萬欒共叔諸人莊公之世有士蔿游子富子諸人閔公之世太子申生伐皐落氏有里克罕夷先丹木先友狐突諸人然皆不見於經見於經者有若荀息丕鄭父始以見殺書皆不以盟會侵伐得書於經也歷惠至文經皆書晉侯晉人亦未有以名氏見者逮襄公即位文二年始書處父盟會自是以後大夫專盟會侵伐不可勝舉皆自襄公之作俑也當是時處父盟魯文公伐楚救江士縠

盟三諸侯宋陳鄭 顯然稱名於冊書於是盟伐之柄得專於臣下矣 靈公驕淫不君未嘗出預國事皆其臣下專之故扈之盟書晉大夫衡雍新城之盟書趙盾承匡之會書郤缺伐蔡入蔡亦書郤缺救陳書趙盾侵崇書趙穿其他或稱人或稱師曾無晉侯之舉是見主威奪而權臣僭盖尤甚於襄也 成公在位不久治亂無可攷然懲靈公之惡兩會諸侯皆身親之如趙盾侵陳荀林父伐陳郤缺救陳不過總偏師以當危事此亦臣

之常職未若專盟會之僭也　景公興衰植仆爵見經者居多雖邲之戰書荀林父鞌之戰書郤克伐廧咎如書郤克侵蔡書欒書伐鄭書士燮伐鄭書欒書合諸侯而大盟會則非諸臣所得預　厲公強愎不仁阻兵安忍固非晉之賢君然權綱不移於臣凡盟會侵伐所以營中國而長諸侯者多出於已惟三乞師成十三年郤克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兩盟會成十年郤犨來聘及曾盟十六年行父及郤犨盟經書大夫盖乞師與國

非大國之君所躬為者而成十一年郤犨因聘魯而盟
十六年犨以晉卿盟魯卿不過魯欲結好於晉而勢不
敢與晉侯伉故因聘而結盟遣上卿而盟晉卿迺魯侯
事晉之勤非晉大夫專盟之過也至鍾離之會士燮合
六國大夫以會吳此盖不以諸侯屈於强吳猶未至於
甚專也悼公興霸服陳得鄭功烈固亦美矣而當時列
國大夫各擅其政植黨比私勢焰愈熾悼亦因仍不革
雖功烈可紀而弱於威制故大夫專恣遽甚於前者由

悼公之起也大夫襄元年欒黶合八大夫圍宋彭城二年荀罃會五國大夫于戚冬又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十四年士匄合十二國大夫會吳于向荀偃合十二國大夫伐秦士匄合六國大夫于戚類皆總諸侯之師主會伐之柄非專恣而何三年雞澤之盟又其甚者諸侯失政盖始於此矣夫悼公同盟於雞澤既而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既盟則袁僑如無盟可也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盟是大夫强而諸侯始失政也為悼意若

曰陳侯使袁僑來非盟無以結之徒知急於服陳而不知盟以結信國政繫焉是得一陳而失諸侯之政也平公繼世國勢浸微即位之初會于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則其政在大夫又有甚於雞澤之盟也蓋雞澤之盟諸侯猶有盟也又稱諸侯之大夫則猶有諸侯之辭今諸侯為會而大夫結盟且直曰大夫盟不復書諸侯之大夫無諸侯故也至二十七年趙武合八國大夫于宋遂盟于宋復繫之諸侯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不與大夫

無諸侯者孔子傷天下之亂疾之甚也自是以前十六年荀偃合三大夫一諸侯伐許十九年士匄侵齊廢命而還士匄會叔孫豹于柯雖曰大夫之專而諸侯會盟猶屢見於經自是以後諸侯尤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持之故二十九年荀盈合十國大夫城杞三十年晉人合十一大夫會於澶淵昭元年趙武會十大夫于虢諸侯莫有見者是知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主於大夫故也　昭公承衰微之緒享國不長事罕見經而

十一年韓起會七國大夫于厥憖是亦悼平之故風也
然猶能糾帥諸侯盟于平邱　至於頃公則未嘗親出
盟會昭二十五年趙鞅會九國大夫于黃父二十七年
鞅會五國大夫于扈皆屬諸臣則其衰削殆有甚於昭
公矣　陵遲至於定公顛危弗持將剖分於卿之手雖
名陵之役黃池之會兩見於經而侵伐之事大抵皆六
卿專之故昭三十一年荀躒會季孫意如于適歷夏唁
昭公於乾侯此則知荀氏之專也　定四年士鞅伐鮮

虞五年圍之八年侵鄭遂侵衛十三年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此則范氏之專也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合十三國大夫城成周此則韓氏之專也　定十三年荀寅入于朝歌以叛此則中行氏之專也　定十年趙鞅圍衛十三年入于晉陽以叛復歸于晉哀六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及鄭師戰于鐵五年伐衛六年伐鮮虞十年侵齊此則趙氏之專也　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三年復侵衛此則魏氏之專也　凡此六卿磨牙鼓毒各有

呑晉之心外則諸侯已離内則權臣僭叛定公於此魯不一舉手焉晉雖强曰晉其實六卿之有也聖人筆削之際蓋不忍言所以絶筆於獲麟也晉自獻惠文公則[illegible]政在君故經於盟會侵伐無書卿者襄靈成景[illegible]政漸奪於臣故經書侵伐會盟多主於卿自悼以來國政一委於大夫故末流尾大之患卒致滅亡不可復救然則人君威福之柄可不戒哉

春秋比事卷六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